

[法] 阿尔贝·加缪 真正  
西西弗斯

...ly serious philosophical problem and that is suicide.  
...一个，那就是自杀。  
... [

— **The Myth of Sisyphus**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西弗斯神话：英汉对照/(法)加缪著；张清，刘凌飞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9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3334-6

I. ①西… II. ①加… ②张… ③刘…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 ②随笔—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4196号

---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7267 号)

[www.penguin.com](http://www.penguin.com)

*Le Mythe de Sisyphe* first published 1942

This translation first published by Hamish Hamilton 1955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1975

This edition published 2005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55 by Justin O'Brien

All rights reserved

---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mailto: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梁 斐

艺术指导 / 卢 涛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40毫米 1/32 印 张 / 8.75

版 次 / 2013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一次

---

ISBN 978-7-5001-3334-6 定价：18.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可

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们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2004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80种，尚有20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200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

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 译者导读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1913-1960), 法国作家、记者、哲学家, 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幼年丧父, 由做女佣的母亲抚养成人, 通过半工半读取得哲学学士学位。曾加入法国共产党, 后被驱逐出党。1960年1月4日, 加缪在法国桑斯附近遇车祸身亡。

作为记者, 加缪曾在多家报社发表过文章。加缪曾创办剧团, 写过剧本, 也做过演员, 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戒严》(1948) 和《正义》(1949) 等。此外, 加缪写了很多著名的小说, 其成名作《局外人》(1942) 成为荒诞小说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鼠疫》(1947) 曾获法国批评奖。1957年, 加缪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对哲学的首要贡献当属其关于荒谬的思想。他将荒谬视为我们对世界的“明晰性”和“意义”的欲望与无法满足这种欲望的状况相互作用的结果。他的思想集中表现于《西西弗斯神话》。1951年加缪发表哲学论文《反抗者》, 开始了与萨特等存在主义者长达一年的论战, 直到与萨特决裂。人们这才发现, 一直被看作存在主义者的加缪原来是荒诞哲学及文学的代表人物。

《西西弗斯神话》是加缪的一部哲学论文集，1942年出版。加缪在书中阐释了自己的荒谬哲学，即人在面对一个没有上帝以及永恒的真理或价值的世界时对意义、统一性以及明晰性的无益探求。在书的一开始，加缪就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命题：“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书中围绕这一问题对荒谬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列举了几类荒谬的生活。最后一章对人们生活的荒谬性与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在书的最后，作者总结性地说：“迈向高处的挣扎足够填充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

《西西弗斯神话》出版时加缪29岁，而这不到30年的人生历程对于加缪来说无疑是坎坷的：幼年丧父，在贫民区摸索滚打地长大，在他人的资助与自己的努力下上了大学，又不幸染上肺结核，尝遍人间疾苦。艰辛的人生经历促使他不断进行命运的思索，探讨人生命题。和许多有责任感的学者一样，加缪关心时事，政治立场鲜明，是一位有态度的创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报》任记者。反对绥靖政策的他因触犯当局而不得已回到法国。后又从《巴黎晚报》离开，迁居奥兰，也就是在那里他完成了本书的创作。

加缪曾在《笔记Ⅱ》（1945）中写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我是根据词而不是概念来思维的。”研读《西西弗斯神话》，读者能

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译者而言体会则更深刻。文章字里行间传达的是至诚而实在的哲思，作者绝不会拿各种概念性的东西把读者引入虚幻的意境，有的只是诚恳的说理。正基于此，译者在传译的过程中不敢也不忍轻易舍一词一字，生怕断了作者的“思维”。因此，译文在保证思想流畅、表达准确的基础上，用心通过一字一词努力再现这位慎思的哲人诚挚的“思维”。

# 目 录

译者导读	I
一种荒谬的推理	1
荒谬的人	54
荒谬的创造	78
西西弗斯神话	100
附录	105

## 一种荒谬的推理

以下章节所述是在这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一种荒谬的细腻情感，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严格地说）尚未知晓的一种荒谬哲学。因此本书在一开始就指出书中哪些内容得益于某些当代思想家，是完全合理的。我丝毫没有掩盖这一点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本书自始至终一直在引用与评论这些内容。

但同时注意到这一点也是有益的，那就是迄今已被定论的荒谬在本书则被当作一个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可以说，我的论述中存在暂时性的东西：人们无法对其立场做出预判断。你只能在书中发现对一种纯粹的思维病态的描写。诸如形而上学或者信仰，片刻也没有出现过，这就是本书的局限与仅有的偏见。作此澄清是出于某些个人的经历。

## 荒谬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判断生活是否有价值，无异于回答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其他一切问题——诸如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思想有九个还是十二个范畴——都在其次。这些不过是游戏；人们首先要做的是回答问题。倘若真如尼采所称，哲学家为赢得重视就必须以身作则，那么你就能体会到回答那一问题的重要性了，因为这一回答是先于实际行动的。这些都是可以为心灵所感

知的事实，却也需要仔细的研究才能被明白无误地理解。

我自问如何判断此问题急迫于彼问题，答案是人们可以从问题所牵涉的行动入手。我从未见过谁是为实体论问题而死的。伽利略曾坚持一条非常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条真理危及自己的生命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做法正确。<sup>[1]</sup>为这一真理而遭受火刑柱的惩罚是不值得的。从深层次而言，地球和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是无要紧要的。说实话，这是一个徒劳无获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又看见很多人因为觉得生活毫无价值而死去。我还看见，有的人为了那些赋予他们生存意义的想法或幻想而荒唐地结束了生命。（这一所谓的生存理由同样也是一个绝佳的死亡动机。）因而我得出结论：生活的意义是所有问题中最急迫的。那么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对于一切基本的问题（我指的是构成死亡威胁的问题，或是激发生活热情的问题），或许只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帕里斯<sup>[2]</sup>的方式，一种是堂·吉珂德<sup>[3]</sup>的方式。唯有明摆着的事实并恰如其分地加上抒情的表达方式，才能让我们同时保持激情与清醒。对于一个既如此卑微又如此富于情感的主题，人们可以发现，学术性的、经典的逻辑论证法必须让步于一种更加朴素的思想立场，这种立场既出自人之常情，又富有同情心理。

---

[1] 此处是基于真理的相对价值的观点。而另一方面，从男子气概的角度来看，对于此学者的软弱我们大可以付诸一笑。

[2] 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王子，他骗走希腊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美貌妻子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译者注

[3]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小说《堂·吉珂德》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语中来，那么承认的就只是“不值得这么费力”地生活。诚然，生活从来都不容易。你不断接收生存发出的指令，并以某种姿态回应，回应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首要原因就是习惯。自愿结束生命意味着你已意识到，甚至是本能地意识到这种习惯的荒谬性，意识到找不到任何深刻的理由去生活，发现每天的忙忙碌碌毫无意义，遭受痛苦亦无益处。

那种无法确定的感情夺去了生活中必要的精神昏睡，那么这种感情究竟是什么呢？世界即使需要用糟糕的理由来阐释，对于人来说也是熟悉的。相反，世界如果突然间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这种被流放的感觉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园的记忆和对应许之乡的盼望。人与生活的这种分离，如同演员与舞台的分离一样，可以说正是荒谬感。如果那些有轻生念头的人都是健康人，那么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就会发现，这种感情与对死的渴望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本书的主旨就是表现荒谬与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恰恰涉及以自杀来解决荒谬的切实手段。原则上可以肯定，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对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当付诸行动。对存在的荒谬性的笃信必然要支配人的行为。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发出疑问——清楚明白而非故作哀伤地，如此重要的一条结论会不会要求人们尽快摆脱一种难以理解的环境呢。当然，我指的是想达到自身协调的人们。

表达得清楚一点，这一问题就显得既简单又不好解决。如果认为简单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清晰明了带来的必是清晰明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先验地颠倒问题的各项，就如人是自杀还是不自杀的问题一样，只有两种哲理结果：是或不

是，这就显得过于简单了。但是应当考虑到那些不停发问而不作定论的人。这里我完全没有讽刺的意味：这些人占了大多数。我还注意到，有些人嘴上说“不”，行为表现却好像他们想的是“是”。事实上，根据尼采<sup>[1]</sup>的标准，他们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是”。另一方面，那些自杀的人常常对生活的意义十分确信。这些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这些矛盾从来没有如此鲜明过，在这一点上，逻辑性变得十分可贵。把哲学理论与这些理论信仰者的行为加以比较，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是必须指出，在拒绝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中，除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里洛夫<sup>[2]</sup>，传奇人物贝尔格里诺斯<sup>[3]</sup>和善于假说的朱尔斯·勒奎尔，没有一个人把否定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生活。叔本华<sup>[4]</sup>曾坐在一张华丽的桌子旁大赞自杀，他也因此常被拿来作笑柄。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不把悲剧当回事没有那么可悲，但是却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

面对这种矛盾与令人费解之事，我们还一定要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与他逃离生活的做法之间没有关系吗？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夸大其词。在一个人与自己生活的关系中，有些东西比全世界的苦难加起来都要强大。身体的判

---

[1]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译者注

[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3] 我曾听说有一个贝尔格里诺斯的效仿者，是个战后作家，他完成第一本书后就自杀了，为的是引起人们对其著作的关注。关注的确引来了，但是书还是没被看好。

[4] 阿瑟·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认为意志是人的生命的基础，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性，著有《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自然界的意志》等。——译者注



可能的。因此，自杀的人通常顺由自己的情感变化走到终点。对死亡的思考让我借机提出唯一令我感兴趣的问题：至死不变的逻辑是否存在？我无从知晓，只有借助证据进行探寻——这里我指出了这种推理的源头，在探寻中不能有感情的冲动。这就是我所称的荒谬的推理。许多人已经开始这一探索，不知他们是否还在坚持。

卡尔·雅斯培<sup>[1]</sup>指出，世界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当他大声疾呼“这样的限制让我找到自己，于是我不能再用自己正表达的一个客观观点做挡箭牌，于是不管是我自己还是他人的存在都不再是我的对象”时，他其实是在继很多人之后又提到了那些无水的沙漠，在那里思想已山穷水尽。继很多人之后，没错，但是他们曾经多少渴望走出荒漠啊！许多人，即使是一些最卑微的人，都到达了那最后的十字路口，而思想在那里犹豫不决了。然后他们便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他们的生命。其他人，那些精神上的贵族，同样放弃了，只是他们采取了思想的自杀这种最纯粹的反叛。其实，真正的努力应该是尽可能待在原地，仔细考查那些边远地区的奇花异草。在这场非人性的表演中，荒谬、希望与死亡展开了对话，而坚持与明智则是拥有特权的观众。思想于是可以先分析这支灵巧的入门舞蹈的舞者，然后加以阐释并再亲自体验一次。

---

[1] 卡尔·雅斯培(1883—1969)，20世纪德国的存在哲学大师。  
——译者注